

大学门

解怀宁 著

黄楠树文学丛书第二辑

DAXUEMEN
HUANGJUESHU
WENXUECONGSHUDIERJI



中国三峡出版社

大学门

解怀宁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门/解怀宁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6.1

(黄桷树文学丛书, 9. 第2辑/黄济人主编)

ISBN 7-80099-890-8

I. 大... II. 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5643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 (010) 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b@sina.com

印制 重庆圣利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0 千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99-890-8 定价: 20.00 元



本书人物表

- | | |
|-----|--------------------------|
| 章佩苍 | 江华大学党委书记 |
| 钟谦言 | 江华大学校长 |
| 秦淑贞 | 江华大学继任党委书记 |
| 孙立 | 江华大学继任校长、副书记 |
| 汪仁坚 | 化学系教师、教授 |
| 端木明 | 历史系教师、研究员 |
| 汤晏华 | 物理系教师、教授 |
| 辜扶仁 | 副校长、区政协副主席、教授 |
| 区建华 | 党委副书记 |
| 成跃建 | 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后调往C市人文学院任党委书记 |
| 贺迎西 | 副校长 |
| 尹嘉祥 | 党委副书记 |
| 黎成元 | 党委纪委书记，后调至C市市委纪委 |
| 罗敏 | 化学系党总支书记，后卸任 |
| 邱焕毕 | 化学系主任、博士，后聘至C市市府任副局长 |
| 叶兆福 | 教授、博士生导师 |
| 徐良 | 化学系副主任，继任主任 |
| 林静蓉 | 继任化学系总支书记 |
| 饶本章 | 教师、副教授 |
| 陈怡玮 | 教师、硕士，后赴美；饶本章妻子 |
| 曹瑞 | 教师、博士研究生 |
| 董钗 | 教师、副教授 |
| 夏馨 | 教师、副教授 |

- 牟立奇 教师、国务院评定之博士导师，汪仁坚早年同学
 郑重簿 数学系主任，数论专家
 洪 范 历史系主任，现代史家
 闻世甫 教师，后退休
 祁燕民 留美博士及博士后，江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家笙 学术抄袭者
 龚 伟 江华大学毕业生、企业家
 韩 健 体育系助教
 孔培杰 中学教师
 勾家骏 党委办公室秘书
 赵 鹏 校长办公室秘书
 陈惠媛 退休职员，章佩苍妻子
 陈惠珊 教师，汪仁坚妻子
 尚启明 教师，陈惠珊前夫
 章志诚 干部，章佩苍之子
 尹桂芬 章志诚妻子
 汪小可 汪仁坚之子
 小 关 章佩苍家小保姆
 张丹妮 汪仁坚女友
 武淑清 江华大学学生
 郑丽萍 江华大学学生
 张存浩 江华大学硕士研究生
 黄 灏 《迺江晨报》总编辑
 王国庆 《迺江晨报》编辑室主任
 小 栗 江大党委宣传部干事，嫁王国庆
 马大姐 教务处职员
 小 蔺 总务处职员，腐败分子
 孙旺财 企业主
 周 宏 市委“三讲”巡视团副队长

目 录

M U L U

第一章 出访归来	1
第二章 校园的旋律	18
第三章 冷暖人生的殊途同归	39
第四章 运筹帷幄与心若菩提	62
第五章 权力下的落漠与消长	85
第六章 臣门若市与生的悲哀	107
第七章 秋天的喧腾	130
第八章 教职·恋情与“围城”效应	155
第九章 “星五沙龙”与大学文化	179
第十章 千禧年宏图与教育之尴尬	201
第十一章 衅起萧墙与顺其自然	226
第十二章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257
第十三章 持盈保泰与措置裕如	284
第十四章 因任授官·循名责实	311
第十五章 落霞与孤鹜齐飞	334

任何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将传统重负扔掉。

——朱来常：《文化是明天的经济》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与落伍。

——费孝通：《乡土中国》

第一章 出访归来

1

公元一九九八年岁末，12月某日上午。

C市江华大学党委书记章佩苍手捧茶杯，穿着棉睡袍，在家中踱步，感觉自己彻底放松了。

他参加中国高教代表团出访俄罗斯，历时3周，昨天刚从京城乘飞机返回这个位于中国中西部的省级计划单列城市，按照惯例，他可以略事休息一、两天，调整一下时差带来的后遗症，何况今天乃是双休的第一天。

他伫立窗前，俯视楼下马路上经过的学生，其中女生大都穿着牛仔裤、色彩鲜艳的轻薄羽绒服，他（她）们相互间欢快、热烈地谈论着什么，这熟悉的一幕令章佩苍心情愉快，他再移望远近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的校园——江大是省级园林绿化优秀单位——长林丰草，而早晨阳光灿烂，感到不可思议，毕竟自己甫离开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啊！俄罗斯。当他听到俄国人口中吐出成团蒸汽用卷舌音夹清辅音说话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来到了普希金、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列夫、库普林、托尔斯泰、高尔基和柯切托夫，当然

还有卓娅和舒拉——中国五十年代青少年敬仰的反法西斯英雄的故乡。

章佩苍本是江华大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所技术教育学院，而现在是一所有两万名在校学生的教育部直属高校——60年代初期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尽管留校后工作转向政工和管理，但他对俄罗斯文坛巨擘，历来是心存景仰、倾注神往的，无非无从表白而已。自己多年来，俄语不用说是生疏了，但老托尔斯泰的几部著作，仍从“文革”时期起，就妥贴收藏在大书柜靠上的书隔内。这次出国，出访团中一半以上是五十六七岁、“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年长高校党政领导，在京集中组团时，便已有人提出参观托翁故居的要求，带团的一位教育部副司长先是说计划中无此经费预算，经东世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声称，可以缩减其他参访项目，节约也要去后，才得以成行。

那日，雪后初霁，一行人乘车抵达列夫·托尔斯泰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踏足这片约6000亩（有约两个江华大学本部那么大）的土地，但见无垠田野、树林、村落皆覆满白雪，草甸上大雪无痕，严寒逼人，真令人难以将眼前这一幅肃杀的景像与其创作《战争与和平》、《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等人文主义宏篇巨制的沧浪往昔相与联系起来。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之行仍给予了出访团所有成员极大满足，那种有如朝觐般的感受，是参观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的宏观感受，所不能比拟的，尽管圣彼得堡包括金色尖顶刺破薄雾挺拔傲立的圣彼得与圣保罗教堂在内的许多座宫殿的格局与色调也曾引起过大家的赞叹。毕竟，俄国城市兴建历史不长，莫斯科始建于12世纪，圣彼得堡历史只200年。俄罗斯大学至今仍旧遵循许多年前即存在且存而不论的传统缓慢地前行，教育方式诚然有效，但与我国目前教育的发展相比，是渐行渐远了。是什么原因呢？



还真得好好想一想才行。

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他们的教育恪守传统，院、系领导全是庄重的科技专家，专业底子深厚，不少人白发苍苍，老于世故，而我国高校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都已经或即将离开讲台和职务；俄罗斯人口逐年递减，大学从来未出现扩大招生带来的问题……而且，从文化上看，也有着不一致：中国的文学艺术，以“五、四”以后的文学名著为例，除开专业人士，如今已很少有人问津了，传统京剧或昆曲有谁去看，但看看人家吧！莫斯科市几十家大小剧院天天晚上观者如堵，历演不衰的全是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或剧目，而且票价低得不可言宣——只约1美元。诚然，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发展中与时俱进的现象，而俄罗斯尚未改革开放，但这次出访，以及与几位外省大学校长的交谈，却还是给自己留下了比较文化与地域文化上的思考，至今挥之不去。

2

昨天下午。

飞机临近C市河南机场。随着波音737徐徐下降，视界所及，起初田畴、丘陵轮廓渐渐清晰，继而能依稀分辨公路和房舍，终于，看清楚了汽车和行人。当航班飞机前方出现机场跑道，以及跑道旁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头的示域灯时，章佩苍意识到，此次出访的全部往返旅途，即将结束了。

伴随客机两组后轮着地引起的撞击和颠簸，飞机迅速减速，然后慢慢滑行靠近登机桥，对接，空中小姐愉快的声音银铃般的响起来：

“本次航班顺利正点抵达C市河南机场，祝各位乘客身心健康……”

章佩苍解开安全带，起身取出随带旅行包，从中取出手机，习惯性地打开开关，把呢子大衣搭上左肩，右手提着行包，随众旅客鱼贯走进出机桥厢，一俟进入候机中厅，立即感到温暖宜人，比欧陆甚至北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回来了”，他一时竟想不起该记挂什么，这时手机响了。

耳机中响起的，是校党委办公室秘书小勾殷勤但声调不高的语音，“章书记，我和您夫人已在出港口等候您，欢迎您归来。”章为妻子惠媛来接自己而高兴，一出安检口，便看到了满面堆笑、个头不高的妻。“老章，还好吧！”陈惠媛问道；她是佩苍大学同学、相携相依30载的侣伴。陈惠媛是一位平素惟小心谨慎，自认未尝有过，沉静但有几分自负的女性，原在教务处当科员，已于3年前届满55岁身体不好退休。此刻她端详着前额斜向后、眉骨突出且有一头卷发的丈夫，身穿为出访而缝制的笔挺藏青西服，双目炯炯，年届58岁仍一表人才，心中十分满意。章回答妻子道：“还好，还好。”勾秘书连忙插嘴说：“章书记您辛苦了，快认领托运的行李，老范的车已等在外边。”

待从输送带上取到行李，走进人流拥挤，别是一方世界的机场前厅时，秘书勾家骏看到一个熟人，便嘟哝了一句，走过去同那也朝这边看的40多岁的人说了几分钟话，让章、陈等了一会。勾秘书回来，陈惠媛问他，“这人是谁呀！学校的吧？”勾答：“是学校的，经济系讲师，叫由喆，一年前办了停薪留职，现做服装生意，这是去广州进货哩！”说话间看了看章佩苍。俟一行3人走到外边，坐进学校的桑塔那轿车，系上安全带，司机老范立即发动引擎，只一忽儿轿车便滴溜溜高速行驶在从机场通往市区的六车道公路上。

对此轻车简从、家庭式的接站方式，章佩苍心中感到坦然。

“小勾，家里事情多吗！”章佩苍问勾秘书。此时，轿车正



跨越将市区分割为河北河南两个区域的大江之上新建成的一座北向行驶的车行大桥。“不多，不多！章书记此行，横跨欧、亚两洲，光时差就十好几个小时，收获一定很大。”勾家骏象所有殷切备至的职业秘书那样应对如流、机巧地答复。此时此刻，即便“家”中闹学潮，也只能这样回答。不过，这些日子——一两年内吧，江华大学也的确风调雨顺，不敢说风平浪静，倒也一干事务皆可言按步就班。“唔！收获说不上，”章兴致很好，他说，“只是走了几个星期，想家了。”“你走了差3天一个月了。”章夫人接茬说道。

“噢！”勾家骏拍拍脑门，懊悔地对章佩苍说，“章书记，方才经过河南时，我忘了把刚刚并入江大的C市高等职业专科学校方位指给您看。”

轿车汇入车流，以中速进入繁华市区，但见摩肩接踵般数十层的商厦、酒店和银行的高楼，林林总总、伸向行道的标牌、广告、灯招和铭志，街上无尽行人以及街中间与中小车辆挤行的鲜黄色双层大巴，多重色调、浓稠音响和忙碌，给这座改革开放以来曾经一度发展迟滞，但从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热气迅速攀升、建设高速前进的西部都市，描摹出了一幅准现代化、五光十色和忙乱的景象。

看着章佩苍一副沉静淡定表情和注目车窗外的神态，勾秘书心知他这是第一次出国归来，不宜怂恿他多谈什么，也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药，便只与章夫人说话。陈惠媛又问起由喆情况，勾答称不很清楚，只隐约听说好像由已在市中区购房或赁房居住，人能干。

半小时后，轿车顺滨江道逦向“C市大学”、“商业学院”与“人文学院”所处着的市区，穿过闹市，驰向C市北郊，沿绿水如豆的清迤江前行。

时值仲冬。俄国广袤大地呈现雪原蜡蜡、满目荒芜，林木枝头挂垂雾凇，但中国中西部山河却极目所至，四处洋溢生机，遍野碧绿，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章佩苍自感错愕地联想到，中世纪时之俄罗斯，乃是亚欧大陆北方广阔草原上并不起眼的部族群落，惟其选择了拜占庭的正教，方走上一条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以及循此形成“教堂—大学”，衍生国家文明的道路，世相付绶，其脉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大学有所嬗变，此行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中，该校教务长（此公长相颇像前苏卫国战争时期任职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元老加里宁）称：“大学的使命在于始终致力于在传统和变革之间不断建立及维系平衡。”他们做到了么？我们在开始做没有。

轿车在司机老范手中疾驰40分钟后，抵达C市北郊以其昔日钟灵毓秀人文景观而著称、如今遍布盈盈绿荫的屏北区，车行减速。

青迤江从上游流泄至此，绕了一个弧形，在形成宽广的卵石河滩的同时，还围出一方开阔平坦、林木葱茏、依山濒水的土地和晚近兴建、人烟稠密的民居。民国后期，文学大家郭沫若、舒舍予、梁实秋等人，都辟寓于此，携家带口，簞食瓢饮、勤勉创作；社会学家梁漱溟、晏阳初亦在屏北构想他们的乡村社会改良，从事著述。目前，屏北是C市的后花园、别墅和憩园，在屏北濒临青迤江如刻河谷百仞壁岸之上亭舍中，开轩听鹧观帆，把酒凌溪，历来是文人骚客、名士的赏心乐事。车行掠过某闻人旧居“蠡园”，驰入一条行道树掩映的4车道公路，随即向右转弯，减速，进入江华大学校门。





或则掌故淹通一样，壮观的大学门和悉心经营的校门景区，是江大的招牌和标志。

在江华大学镌刻金字校名的立柱式校门内，有铺设成椭圆形的花圃和草坪，进深对称栽植两株伟岸水杉，道路向左通入校内；却正面是3段数百级石阶，阶梯上端建有早年落成、如今用作校行政大楼的仿希腊式3层建筑——前面有4根大理石覆面圆柱，擎托扁三角形的前伸檐顶。厅堂高而明亮，有穹顶和辐射纹饰，又呈现十一世纪罗马建筑样式。

行政大楼周围有花园和齐路草地。

大楼正后方则建有一座雅致的小礼堂——“致公堂”，一些小型会议、仪式（包括学位授予典礼）在此举行；每年的秋季，致公堂甚至被用作新生入学缴费处。再往后，沿东西走向横贯江大校内的主干道，便可四通八达，到各院、系、所楼群和教职工居住的福利区。

这天是星期六，是时已夕阳西下华彩满天，学生络绎于途。章节佩苍原想进了大学门即下车，从正面阶梯拾级而上，先去行政楼看看，进进自己办公室，想想又摇摇头，一任司机老范顺路将自己载入校内。走在校区道路上，老范慢慢开车，不鸣笛，最终把小车稳稳停在章家住宅楼下。章佩苍的住房——与学校近年鳞次栉比矗立的上万平方米新建住房相比——虽属旧房，但却是全校上乘、相当幽静和进出便利的教授宅第。

章夫妇谢过老范，章向秘书勾家骏道别之后，便与夫人下车回家。范司机驾车回车库不表。勾秘书则打开手机盖，开始按键。

章佩苍夫妇进到3楼自己家，小保姆小关——一个17岁、秀气的农村女孩——便迎上来，笑着接过二人手中的两只行包和衣物放置，朗声问候道：“章书记从外国回来，一路辛苦了，请您喝茶。”章谢过她。然后，他环视室内——虽说离开将近1个月，但

陌生感是没有的，家是他安身立命所在——客厅并不大，一尘不染；当瞥见墙壁悬挂的“为人民服务”条幅下茶几上，摆放了一瓶插花——黄菊时，他满意地笑了，这是自己30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深知其爱菊成癖投其所好要的小小的伎俩。

他埋坐在沙发中，感到在飞机上就嗡嗡发响的脑子，现在还略有些昏沉。他捧起小保姆泡的水温已称口的花茶，正想啜饮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

4

章家有3部电话，卧室里另有一部，保密电话红机则置于相连的书房案头。此时此刻将电话打进章宅客厅，当然有讲究。章书记拿起电话，说道：

“喂，我章佩苍。”

立时，他作为江华大学党委书记、一把手的感觉全部恢复了。

“是我，钟谦言。……你顺利返校，路上辛苦了。这次出访俄罗斯，所见是不是与国内反差很大，估计收获也一定很大吧！”

打来电话的，是江华大学校长钟谦言，他语调平稳，语气中透着关切。目前，江大作为一所教育部直属实行党委书记领导下校长负责制——此一制因人而异，关乎能力、资质和性格，大学实际由校长领导情形亦不鲜见，教育主管峰层对此不多干涉，有时甚至乐观其成——的综合性大学，校长与出访归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即刻取得联系，当在情理之中。

“谦言你好，”章佩苍答道，“我此去与访问团一起，参观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所大学，不敢说收获很大，作了一些比较，过程很顺利。”章、钟二人作为学校最高层领导，有密切的工作上的关系，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之间个人关系并不亲密。章秉持其原则——这些原则，全然不是个人意气，而是既遵循上级相关规求，



又出于一种总体考量，结合实际情况加以确定的行动的尺度——的能力很强，他历年（章担任书记职务3个任期，前前后后已达12年之久）都能使全校上下心悦诚服（或心仪折服），但钟谦言对他是有顾忌的，无非讷于言罢了。6年前钟任信息管理系主任之际，被发表担任江华大学代理校长，“代”字顶在头上两年后，才卸却下来，如今甫当了4年多一点校长；两人迄今也算得相安无事，私交谈不上，但工作合作得起来。章又说道：

“谦言，我离校近一个月，你诸事偏劳了，此前校务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你累了，电话里只能简单说一说，工作仍是上次会议的那些议题，重点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争创名校。那以来，针对教书育人，教务处近日拉出了一个理科培养过程、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创新素质，及对学生学业进行量化考核的提纲草案，与有的系提出‘产—学—研’教育模式有差别……“钟语调流畅，吐字清晰，”唔！我收到一则信息，一位在黄兼镁业集团公司任总工的新晋工程院院士，有意到我校加盟；还有一位S省师大的博导联系来化学系挂职，事关人才引进与平衡。事情总是多，穷于应付。哦！明年扩招的相关筹备工作，还得复议一次。”

“事情是多，而且有的是重头事务，”章佩苍应道，稍作停顿，然后说：

“这些情况，几位副校职都了解吧！”

“是的，相关文件每日传阅，按职能划块运作，由行政会督办。”

“这样好不好，下周二，三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再议一议，每天开会半天。”章佩苍在想，要留时间与下边谈谈话，便说道，“会前我们碰一次头。”

“好的，好的，”电话那边说，“你也需要休息一下，时差倒过来没有？”

“问题不大。”章随即搁了电话。

章佩苍重新捧起茶杯，闻闻，沉吟起来，忆及旅寓俄罗斯某晚，曾有北方H省某工大校长来自己套房串门，谈及人才引进，称当前而今，可是关乎大学存亡重中之重，一时眉飞色舞，竟对章言：“老兄，要不要我调剂2个博导给你，南方籍，但属‘有偿转会’。”章惊问“转会费”多少？对方答：“八百万，不，六百万一位吧！……你开价？”章一时愕然，俄而愤然。

夫人来喊用膳，章自顾摇摇头，起身洗手，入座，见菜肴为豌豆虾仁、蒸鱼、冬菇肉片、苋菜汤和一小碟榨菜，连说：“还是我们东方菜式好，我吃鱼子酱不惯。”遂进餐。

5

夫人陈惠媛给章佩苍拣菜，章则招呼小保姆入座——章家平素吃饭只3人——回头问夫人：“血压还高不高？”“舒张压100，”陈惠媛顺口答道，“不讲这。看你只有两只旅行袋，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回来。”章对妻子说：

“啊！还真没带什么。俄罗斯生活用品比中国少，好货靠从外面进口，奇贵且不适用。我只上过一、两次商店，待会打开你看。”

晚饭后，带回的物品摊在长沙发上，有章佩苍给妻子买的一件俄产厚呢短大衣（其实是俄妇人买面包、灌肠上商店穿的那种）、一双（相当于国内35码的）女式高帮中跟皮鞋、两件玩具与一具望远镜、两三条未开封的领带，一件连衣裙和一条俄国香烟。惠媛穿上新衣。挺合适，透着点域外风味。章、陈夫妇间默契，诸事心照不宣，章连鞋大小都不会弄错；他们之间，已渐进入老龄夫妻间怜爱，日后更将演进至无远弗届。

“小关，”章招呼小保姆，“连衣裙是送给你的。在俄罗斯这叫‘布拉吉’，解放初期在中国曾流行一时，妇女都爱穿，不知你喜不



喜欢。”小关接过，道谢，退回自己屋。

陈惠媛问章佩苍道：

“那一条烟呢？你不是戒烟两年了么！”

“俄国香烟并不特别有名，”章说道，“不能跟国产名烟相比，只是造型特殊，有长长的烟嘴，很稀奇。送给司机老范的。”

“儿子、儿媳和笨笨春节可能回来，玩具正好送给孙子。”陈惠媛说。他们的儿子在良仲市工作。

这时，小关走进客厅，在温暖的室内，女孩子青春的身躯裹在连衣裙里，显得合体而婀娜。章佩苍由衷赞道：“很好，看到你穿上布拉吉，我和惠媛都好像回到过去的时代了。”章是那种浸淫看传统、从过往时代跋涉而来，同时又身担变革和建设现代大学重任，致力于发展进程平衡的权力型官员，级别为副省级，他在多数情况下，都席不暇暖，碌碌地劳作，能够片刻享受些许纯家庭气氛，对他来说，并不是太多的。也许因为如此，章佩苍不乐意在家中接谈人事，亦为众所周知。

陈惠媛问丈夫：“你给惠珊买了什么礼物没有？”“看，我差点忘了。”章拍拍前额说。惠珊是章的姨妹，陈惠媛的堂妹；陈惠媛的叔婶均已亡故，仅遗此嗣女。其在大学，是修学英语，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一直待字闺中，原因不详。在陈惠媛看来，她有恣行无忌、自贻伊戚习性，属那种聪明和不乏花样但又不是新潮女性的女子，故曾对其劝导，后者却不为所动，拖延至30余岁，始由陈惠媛托人介绍江大一男教师给惠珊，婚后她调至江华大学外语系任教，夫妻感情平淡，未育，5年前男方自费赴加拿大，未几便杳若黄鹤，兼以音问阻隔，后才听人道已落魄，事情以陈惠珊向法院诉请公告离婚了结。过后她一度消沉，近闻其已与一男方往来，经历变故后，她们姊妹间清淡闲默，已鲜少往来。